

目 录



黄
尖
／
001



黑
鱼
／
012



鲇
鱼
／
022



季
花
鱼
／
031

松
江
鲈

／
044



虎
头
鲨

／
054



鲤
鱼

／
063



目 录



鳊
鱼
／
073



屎黄屁子
／
082



混子·鲢子
／
092

白
鱼

／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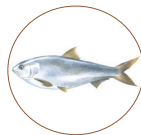
银
鱼

／
113



鲢
鱼

／
123





河
豚
／
132



刀
鱼
／
143



昂
刺
鱼
／
152

黄
鳝
／
161



白
鳝
／
170



泥
鳅
·
刀
鳅
／
178





黄 尖

黄尖有个大名叫“鳣（gǎn）鱼”，还有个更古老的名字叫作“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说到这个“鰥”，最初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是个成语——“鰥寡孤独”，泛指那些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亲属供养的人。这个成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说得很明白，鳏就是指丧偶或者没有老婆的老男人。可对孟子的这个说法我一直心有疑惑，认为这不是“鳏”的本来意思。原因很简单，“鳏”的偏旁是个“鱼”字，按照汉字的造字规律，它的本义应该与“鱼”有关，而不应该是“人”，如果有“人”的这个意思，也是后来衍生的。后来我查字典，证实了我的猜测没错，“鳏”的本义果然是鱼的名字，不过这个鱼的名字指向的却是两种，一种是古书上说的大鱼，具体什么样，现在已无考，另一种就是现代人说的鳣鱼。不过我的追究也就止于此，我是个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人，知道它本来是鱼就行了，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这鱼名后来又怎么指向了无妻的老男人，这中间有个怎样的演变过程，我还真没深究过，就留给感兴趣的人去研究吧。

15岁之前，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起这种叫作“鳏”或者“鳣鱼”的鱼，我一定不知道它是何

物，可能还会觉得很神秘，不是吗？它与我所熟知的鳊、草、鲤、鲫或者昂刺鱼（黄颡鱼），甚至是季花鱼（鳊鱼）都相去甚远，我根本想象不出它的模样，对于我来说，它的一切都是未知的，觉得神秘理所当然。但如果你问我认不认识黄尖，我肯定会很不高兴，觉得你小瞧了我，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水边的孩子，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鼎鼎大名的水中霸王？我不单认识它的模样，还知道它的肉很细腻好吃——虽然极少吃到，甚至还知道有关它的许多传说，它对于我来说，熟悉得就像小时候的玩伴。

我家门前的高松河里就有黄尖。

这高松河的上游连着京杭大运河，下游接着洪泽湖，所以虽然它实际上只是一条比较大的排水河，可河里的鱼虾之类着实不少，经常会有各种水鸟在水面上空巡视，动不动就一个猛子扎下去，叼起一条银亮亮的摇头甩尾的鱼，扑扑翅膀扬长而去。鸦船有时也会到高松河来，每次它们来都很招摇，船

舷上站满了水老鸦（鸬鹚），一身黑色衣裤，整齐地排着队，像是列队的哨兵。每当这时候，河岸边都会围上一大群人，时庄的男女老少，只要不是实在忙得走不开的，都会跑到河边来看热闹。等到鸦船上的渔民把竹篙一扬，水老鸦们像下饺子一样扑通扑通跳进水里的时候，好戏就开场了。我们夏天在河里游泳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鱼在我们前面游。从小在海南长大的，水性在我们庄上最好的大宝，有一次甚至在河里空手抓到过一条大头鲢子（鳊鱼），这让他除了饱餐一顿鲜鱼汤之外，还收获了一大堆崇敬。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我们时庄队的孩子在其他生产队的同学面前炫耀的资本，他就是我们的偶像，甚至成了神话。时庄队最会逮鱼的家西老舅太在高松河里下了个竹簰（duàn），每天一大早，他都会拎着他那竹编的鱼篓子，从竹簰里捞起或多或少的一堆鱼来。说起这个老头也很有意思，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了，身体还壮得像个棒

小伙，腰间一年到头扎根巴掌宽的阔皮带，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他有个怪癖，虽然极会逮鱼，却很少吃鱼，他把逮鱼当成最大的乐趣。

这样的一条河里，有黄尖自然是极正常的事。

我不知道时庄的人为什么把它叫作“黄尖”，小的时候也没去问过大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就像门旁邻居家的孩子叫作“大亮子”一样正常，根本就不用想他为什么叫作“大亮子”而不是别的名字。事实上也是，庄户人家给孩子起名没那么多讲究，就像时李队的泥蛋那样，当初刚生下来的时候因为肤色较黑，加上圆头圆脑的，他父亲正好看到有孩子在门口搓泥蛋玩，随口就说了句：“就叫泥蛋吧。”于是，这个“泥蛋”就一直伴随他终身，虽然他后来上学时有了大名，但是他的小伙伴们平常还是喊他泥蛋，想改口都不容易。这“黄尖”的鱼名是不是也是这样得来的呢？当初有个人在水里看到了这种两鳃各有一片黄、“颜色如新擦的黄铜”（汪

曾祺语)、身体有点圆筒状、头又很尖像个钻头的鱼，一时兴起，就对身边的伙伴说：“看，那条黄尖。”这虽然只是我的猜测，但很可能已非常接近真相本身，要不然，怎么它还有其他的名字呢？叫作“黄颊鱼”“黄钻”“竿鱼”“水老虎”等。很明显，之所以取“黄颊鱼”“竿鱼”之类的名字，当初看到它的人是在意它的相貌，而把它叫作“水老虎”的，肯定是因为它的行为给看到它的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是很赞成把黄尖叫作“水老虎”的，觉得这个名字放在它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简直就是量身定做。有一次，我在高松河桥上玩，突然听到桥底下泼刺刺一阵水响，赶紧把目光投过去，就见平静清亮的水面上忽然起了一道“人”字形波浪，箭一样地向前冲去，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大鱼正在追击一群小鱼，那架势，真如虎入羊群一般，纵横冲杀，所向披靡。小鱼们吓得四散奔逃，可哪里能逃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一眨眼的工夫，一条

小鱼就进了大鱼的嘴巴。那一刻，我看呆了。我认出这条大鱼正是黄尖，它那筒形身材、钻头般的脑袋，以及两鳃上一抹太过显眼的黄，以致我在桥面上都能看清它的真面目。我一直都知道黄尖是水里很凶的鱼，但具体凶到什么程度，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想象不出来，这次算是大开眼界。

我知道高松河里肉食性的鱼不止黄尖一种，黑鱼（乌鳢）吃鱼，季花鱼吃鱼，甚至连那看上去不算太强壮的餐鲦（翘嘴红鲌）也喜欢吃活食，但像黄尖这样明目张胆，看上谁就想吃谁，什么计谋都不用，就凭着自己无可匹敌的强壮身体和我认了第二再没鱼敢认第一的游泳速度，什么道理都不讲，扑上去就吃的霸王行径，除了黄尖，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来，被它盯上的小鱼，鲜有侥幸逃脱的。黑鱼也算是水中鱼虾的克星了，在其他食肉鱼面前，也能耀武扬威一阵，可是跟黄尖比起来，它真的只能算是小巫，要是它有像狗一样的尾巴，在黄尖面前，

怕是也要夹得紧紧的，不敢稍稍扬起。单单就从它每次都要把水搅浑，自己躲在茆（zhǎo）草底下紧紧盯着猎物，等到猎物靠近才会突然出击，然后一举得手的捕食手段来看，虽然是比黄尖多了些计谋，但若论起霸气来，还是要稍逊一筹。所以从这点来看，黄尖叫作“水老虎”确实是名副其实。

但是黄尖这样目空一切、横冲直撞，有时也是要吃大亏的，付出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有一次，一条黄尖就是这样丢了性命。一天早晨，家西老舅太像往常一样去河里竹簰处收他的鱼，走到河堤上就感觉有点不对劲，水里他下的那个竹子做的迷魂阵再不像往常那样每根都站得笔直，而是东倒西歪，像是喝醉了酒的模样。起初他还以为是哪个孩子恶作剧或者是有谁嫉妒他每天都能逮到鱼故意搞破坏，等他下到水里走近竹簰，从那迷魂阵的网箱里捞起一条足有十来斤重、肚皮已经翻朝水面的大鱼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把他这个竹子做的八卦阵冲

得七零八落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条已经长到半大的黄尖。它一定是追赶猎物的时候，误打误撞一头扎了进来，等到终于发现不对劲时已经晚了，再也找不到出去的路。情急之下，它就用它惯用的招法，猛打猛冲，用它坚硬如铁的钻头向竹阵发起猛攻。无奈竹做的簕不但坚固，还很有弹性，黄尖无数次的猛攻都被挡了回来，只能使这层层竹阵东倒西歪，却难以突出重围，直至力气完全耗尽，乖乖做了老舅太的俘虏。从这条鱼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纵使你有通天的本领，目空一切、太过张扬也是不好的，就算你是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最终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更多的情况下，这个水中霸王在它的领地上自由巡弋，逍遥自在。它在水中力气惊人，据说，一条十几斤的半大黄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大成人撞倒，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孩子了。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不去招惹它——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

的，即使你想去招惹它，轻易也找不到它的踪影，无论如何，它也不会傻到无缘无故地去找一个人的麻烦，毕竟，它还没有鲨鱼那样的实力。不过，听老人们说，重到一两百斤的黄尖是不怕人的，发大水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带着鱼群去冲撞大堤。好在这样的大鱼高松河里没有，我们下河游泳的时候大人们也就少了一些担心。

12岁那年我离开了时庄，跟着父亲来到张洪中学读书，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高松河里黄尖的身影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甚至都忘记了这水老虎的英姿，直到15岁那年，百花队前庄外号叫作“小兔子”的吴中华跑来找我，说他哥哥吴忠金在时湾水库里费了好大的劲罩到了一条鳢鱼，喊我去看稀罕，我才又一次见到了那个曾经熟悉的圆筒形身体、钻头一样的脑袋和两鳃上的一抹鹅黄。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这种被叫作“鳢鱼”的鱼就是我所熟知的黄尖。



黄尖：学名鳊鱼，
鱼纲、鲤形目、鲤科、雅罗鱼亚科、鳊属，
又名黄钻、黄颊鱼、竿鱼、水老虎、大口鳊、鳊等。

黑 鱼



时庄人对黑鱼，也就是乌鳢（lǚ）的感情很复杂，可以用“爱恨交加”来形容。

恨它的群体主要是养鱼户，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只要鱼塘里混进了黑鱼又没来得及清理，那这一季的辛苦就很可能打了水漂，付之东流。

黑鱼是一种生命力极其旺盛的鱼。旱季来临的时候，它生活的池塘即将

枯干，它能尾巴向下把身体坐进淤泥，只留嘴巴在泥面上“早眠”，保持数周不死，一般情况下，都能等到雨季到来，再恢复生机。它的长相凶恶，有着蛇一样的头，所以又有“蛇头鱼”的叫法。还不光是头像蛇，它那一身黝黑的、长有黑白相间花纹的皮也很像蛇，像蝮蛇。它还有个更为特殊的技能，下雨天的时候，能够蹦出水面，在陆地上滑行，从这片水域转到那片水域。如果只是生命力强、长相凶恶倒也罢了，不至于招养鱼户恨，长相再凶恶也不会把其他的鱼吓死，养鱼户恨它是因为它还吃鱼。黑鱼是和黄尖一样享有“水中霸王”美名的，在淡水领域的整个食物链中，处于绝对的上层。长大了的黑鱼少有天敌，凶猛无比，一条斤把重的黑鱼就能把一条二三两重的草鱼或者鲤鱼一口吞下，可以想象若是一条十几二十斤重的黑鱼在鱼塘里逍遥巡弋该是怎样的情景，所以养鱼户对它的态度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务求赶尽杀绝。当然，专门养黑

鱼的除外。

虽然同样都是水中霸王，但黑鱼与黄尖的做派、捕猎手段完全不同。黄尖是不管不顾，勇猛冲杀，只要被它盯上，它一定会奋起直追，直到达到目的。观其行径，霸道确实是霸道，却多少显得有些莽撞。黑鱼却会预先寻一藏身的处所，或埋伏于水草之下，或隐身于石缝之中，实在找不到隐蔽物，也会用尾巴把水搅浑，然后静伏不动，耐心守候，等那毫无防备的猎物终于进入猎杀范围，才会一跃而起，以闪电般的速度突然出击，一击之下，鲜有失手。它这样的举动，会被有些人认为不如黄尖霸气，但这何尝不是它的高明之处呢？一味地猛冲猛打固然显得刚猛十足、英勇无比，但这样有时也会吃大亏，我在前文中写到的那条黄尖就是这样中了埋伏，最终丢了性命。凡事多动动脑筋总是好的，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就是这个道理。何况黑鱼这样做并不是害怕谁，本身就是霸王了谁还能把它怎的？这

只能说明它在勇猛之外还有智慧，也正因为此，有些地方的人又把它叫作“鬼鱼”。“凶”加上“鬼”，使得它在它生活的那片水域中基本无敌。

爱它的原因很多，比如以下这两条。

第一条来自饕餮之辈，就是所谓的吃货，也可以是普通百姓，有点形而下，满足的是口腹之欲。黑鱼的肉质很是紧致，味道鲜美，非常有营养，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无论是红烧、清蒸，还是清炖，都很适宜。它还有消炎生肌的作用，常被做成汤喂给刚做了手术的病人吃。但吃黑鱼也不是百无禁忌的，医书上就说“有疮者不可食，令人癍白”，所谓的“癍白”，也就是白癜风。除此之外，对黑鱼过敏的人也不能吃，食用会引起腹泻、呕吐、皮肤起疹。

第二条来自爱心人士，跟上一条比，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有点形而上。这主要是因为黑鱼护子，别看黑鱼对其他的水族那么凶残，它对待自己的孩子可谓关爱有加，是绝对的好父母。其实，在

整个动物界，关心、保护自己子女的比比皆是，这大约也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天性，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不受伤害，许多父母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有个词语叫“护犊子”，本意是老母牛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幼崽小牛犊子不受伤害，里面包含着浓浓的母爱，只是后来在演变的过程中词意悄悄起了变化，用到人身上就有了贬义，成了护短的代名词，有娇惯、溺爱的意思，意指不管问题出在谁的身上，只要能保护自己的子女、晚辈或是下属不受委屈就行了。其实即使是这个贬义，透过现象看本质，也还是因为“爱”。

既然这是所有动物的共性，为什么独独黑鱼的爱更让人动容呢？因为相较于其他的鱼类，它的表现尤为突出。通常情况下，大多数鱼类的繁殖都是雌鱼产卵，雄鱼在卵的周围把精子排出体外，然后就各干各的，该干吗干吗去了，扔下受精卵不管不问，任由它们自己孵化、自己成长、自生自灭。而

黑鱼的表现就完全不同，鱼爸爸和鱼妈妈会一直守护在受精卵的周围，若有其他鱼类或是动物胆敢打它们的卵或者幼鱼的主意，一定奋力抵抗，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守护会一直持续到它们的后代长大，能够独立生活。在民间传说中，黑鱼还是一种孝鱼。据说鱼妈妈产卵后，整天守候在周围不肯离开，体力消耗很大，时间长了，就会失明。这时鱼妈妈无法觅食，小黑鱼们一从受精卵里孵化出来，就知道妈妈看不见了，如果没有东西吃就会饿死，出于母子天性，它们会争相游进妈妈的嘴里，直到妈妈复明。面对这样的亲慈子孝，稍微有点爱心的人都会动容，所以在我老家时庄，但凡有点迷信的人都是不吃黑鱼的，认为吃了这样有爱心的鱼是作孽。

小黑鱼以身饲母，我没有见过，但黑鱼护子我是亲眼所见。有一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晨，母亲在家切猪草，我提桶去小汪塘边舀水，远远就看到小

汪塘边的老槐树底下站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小葛平。见我开口要喊他，他赶紧竖起食指贴在嘴边：“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这么鬼鬼祟祟？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边想看个究竟，待我走近，他才小声说：“不要吱声，我在钓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老槐树下小汪塘密密的茼草丛中，有一片席子大的水面，清亮亮的水面上，一群小蝌蚪一样的黑色小鱼像团雾似的飘来飘去。“看到没？那团雾的下面有大黑鱼，两条，一公一母，昨晚我就看到了。”“哪有什么大黑鱼，还两条，我怎么一条都看不见？”“你个小屁孩懂什么，要让你看到那还得了？它们躲在雾下面呢，这团雾是它们的小崽子。”小葛平边说话边往他的鱼钩上穿鱼饵，我这才注意到他的鱼饵也不是我们平常钓鱼用的蚯蚓，而是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土蛤蟆，真是新奇。只见他把鱼钩从小蛤蟆的屁股那儿使劲往里一钩，可能是因为疼，小蛤蟆一下子蹦了起来，小葛平顺势

就把小蛤蟆甩进了那团黑雾中，并提着它上下来回抖动。没用多久，就见水花一闪，小葛平手中的竹竿头一点，瞬间就弯成了一张弓，小蛤蟆也没了身影。说时迟那时快，小葛平手腕一抖，一条大黑鱼飞出水面凌空落到了岸上，大尾巴把地面打得啪啪响。乖乖，还真不小，看那个头，少说也有四五斤。我刚要喝彩，小葛平又开口了：“别急，大的在后头。”说着，又故技重演，果然，没过几分钟，又一条个头更大的黑鱼被他甩上了岸。“怎么会有这么蠢的鱼？明明前面一条刚被钓起来了，后面这条它没看到？怎么还会咬钩？”我有点不明白。“不是它蠢，它是明知火坑也要跳，我把小癞鼓子（时庄人对蛤蟆的俗称）放进那团雾里，它以为小癞鼓子是要伤害它的孩子，它要消灭小癞鼓子才会上钩。先钓上来的那条是公鱼，它要打头阵，后钓上的那条是母的。”看着小葛平扬扬自得的样子，再望望水里，那一团黑雾突然散了开来，蝌蚪一般的小黑鱼

们没头苍蝇似的满塘乱转，我突然觉得小葛平很是讨厌。没妈的孩子是可怜的，没妈的小鱼又何尝不是如此？失去了父母的庇护，这群小黑鱼还有机会长大吗？

世间事很不好说，比如这“爱”，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是优点肯定是无疑的，但你能说它就不是缺点？不但是缺点，有时甚至是致命的。这对大黑鱼就是，因为对孩子刻骨的爱，最终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软肋送了性命，这样的鱼虽死犹荣，值得尊敬。



黑鱼：学名乌鳢，
鱼纲、鲈形目、鳢科、鳢属，
又名乌鱼、生鱼、财鱼、蛇头鱼、火头鱼等。